

左傳輯釋

十七

123.65

Y611a



337710

左傳輯釋卷二十一

日南 安井衡 著

昭公

經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爲郟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加弑者責止不舍藥物己卯地震無傳秋齊高發帥師伐莒冬葬許悼公無傳

傳十九年春楚工尹赤遷陰于下陰陰縣今屬南

鄉郡令尹子瑕城郊叔孫昭子曰楚不在諸侯矣

其僅自完也以持其世而已遷陰城郊皆欲以自

完守楚子之在蔡也蓋爲大夫時往聘蔡正義楚子十一

年為蔡公十三年而即位若在蔡生子唯一二歲
 耳未堪立師傅也至今七年未得云建可室矣故
 疑為大夫時聘蔡也鄖陽封人之女奔之生太子建鄖陽蔡
邑釋文鄖古闕反及即位使伍奢為之師伍奢伍舉之子
 伍負之父費無極為少師無寵焉欲譖諸王曰建
 可室矣室妻也王為之聘於秦無極與逆勸王取
 之正月楚夫人羸氏至自秦王自取之故稱夫人
 至為下拜夫人起鄖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
 請師寧向戌子也請於宋公伐邾二月宋公伐邾
 圍蟲三月取之蟲邾邑不書圍取不以告乃盡歸
 郵俘夏許悼公瘡五月戊辰飲太子止之藥卒止

獨進藥不由醫太子奔晉書曰弑其君君子曰盡
 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藥物有毒當由醫非凡
 人所知譏止不舍藥物所以加弑君之名邾人鄖
 人徐人會宋公乙亥同盟于蟲終宋公伐邾事楚
 子為舟師以伐濮濮南夷也費無極言於楚子曰
 晉之伯也邇於諸夏而楚辟陋故弗能與爭若大
 城城父而真太子焉城父今襄城城父縣以通北
 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從之故太子建居
 于城父令尹子瑕聘于秦拜夫人也為明年譖大
子張本改以為夫人遣謝秦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莒不事齊故莒子奔紀鄆紀鄆莒邑也東海贛榆

縣東北有紀城阮元云說文鄆紀邑也蓋莒伐而取之因名紀鄆也使孫書

伐之孫書陳無宇之子子占也初莒有婦人莒子

殺其夫己為嫠婦寡婦為嫠衡案石經宋本小字本岳本如此己身也

身為嫠婦謂不再嫁己本或作既已之己非也及老託於紀鄆紡焉以度

而去之因紡纁連所紡以度城而藏之以待外攻

者欲以報讎釋文纁力吳反麻縷也衡案孟子離婁篇妻辟纁趙岐注練其麻曰纁說

文纁布縷也縷必練之義及師至則投諸外投繩

城外隨之而出正義當是繫繩城上而投其所垂於外婦人則隨之出劉炫云唯投

繩城外婦人不出衡案若婦人自縊而下或獻諸

子占子占使師夜縋而登緣繩登城登者六十人

縋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莒共公懼啓西門而

出七月丙子齊師入紀傳言怨不在大是歲也鄭

駟偃卒子游娶於晉大夫生絲弱子游駟偃也弱

幼少其父兄立子瑕子瑕子游叔父駟乞正義案世本子

游子瑕並公孫夏之子杜云叔父未詳馬宗璉云下文且以為不順杜注舍子立叔是杜從世本以

瑕為絲之叔此注云子瑕子游叔父乃杜之誤也衡案杜下注云舍子立叔則此不當以子瑕為子

游叔父蓋杜本作絲叔父轉寫者涉子產憎其為

人也憎子瑕且以為不順舍子立叔不順禮也弗

許亦弗止許之為違禮止之為違衆故中立駟氏

聳聳懼也他日絲以告其舅冬晉人使以幣如鄭

問駟乞之立故駟氏懼駟乞欲逃子產弗遣請龜

以下亦弗予大夫謀對子產不待而對客曰鄭國

不天不獲天福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夭昏大死曰

札小疫曰瘥短折曰夭未名曰昏陸祭云國語無

韋注曰狂惑曰昏疫死曰札瘥病也又君子失心

鮮不夭昏注云昏狂荒之疾也此云大死小疫似

未有據且傳言寡君之二三臣則不得為未名矣

後年晏子論祝史亦曰夭昏孤疾則韋說為是王

念孫云昏之言昏沒也臯陶謨下民昏墊鄭注曰

昏沒也衡案夭與札瘥皆屬病故昏訓狂荒不倫

且告他國之君以狂惑非所以敬大臣王從鄭訓沒是也

今又喪我先大夫偃

其子幼弱其一二父兄懼隊宗主私族於謀而立

長親於私族之謀宜立親之長者陸祭云私族於

族倒字以成文耳如云室於怒市於色又云魯故

之以衡案私族於謀倒裝句法即謀於私族也下

文寡君與其二三老曰抑天實剝亂是吾何知焉

是君與大夫皆不與知此事也故云謀於私族

寡君與其二三老曰抑天實剝亂是吾何知焉言

天自欲亂駟氏非國所知衡案抑與意通於無諺

曰無過亂門民有兵亂猶憚過之而況敢知天之

所亂今大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不敢知其誰實

知之平丘之會在十三年君尋舊盟曰無或失職

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即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

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為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

舍之遣人報晉使楚人城州來沈尹戌曰楚人必

敗十三年吳縣州來今就城而取之戌莊王曾孫

葉公諸梁父也昔吳滅州來在十三年子旗請伐

之王曰吾未撫吾民今亦如之而城州來以挑吳

能無敗乎侍者曰王施舍不倦息民五年可謂撫

之矣戌曰吾聞撫民者節用於內而樹德於外民

樂其性而無寇讎今官室無量民人日駭勞罷死

轉轉遷徙也衡案性生通忘寢與食非撫之也傳言平

王所以不能霸鄭大水龍鬪于時門之外洧淵時

門鄭城門也洧水出熒陽密縣東南至潁川長平

入潁國人請為禱焉子產弗許曰我鬪龍不我覲

也覲見也龍鬪我獨何覲焉禱之則彼其室也淵

龍之室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也傳言

子產之知正義乃止也言其不復祭衡案乃止也亦子產之語止猶足也言如此乃足不

復煩禱之也若是記者之言必不言也今云乃止也故知其為子產之語也令尹子瑕

言蹶由於楚子蹶由吳王弟五年靈王執以歸釋文

蹶九衛反曰彼何罪諺所謂室於怒市於色者楚之謂

矣言靈王怒吳子而執其弟猶人忿於室家而作

色於市人舍前之忿可也乃歸蹶由言楚子能用

善言

經二十年春王正月夏曹公孫會自鄭出奔宋無傳

嘗有玉帛之使來告故書鄭曹邑正義賈逵云前此以鄭叛也叛便從

鄭而出叛不告故不書炫謂玉帛之使謂國家所有交好皆告之非奔者之身嘗聘也衡案經云自鄭明

先此以鄭叛賈說是也孔疏以嘗有玉帛之使為奔者之身所嘗聘非注意也秋盜殺衛侯

之兄繫齊豹作而不義故書曰盜所謂求名而不得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與君爭而出皆書

名惡之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無傳未同盟而赴

以名

傳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是歲朔旦冬至

之歲也當言正月己丑朔日南至時史失閏閏更

在二月後故經因史而書正月傳更具於二月記

南至日以正歷也正義歷法十九年為一章章首

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是章首之歲年也計僖

為章首故云是歲朔旦冬至之歲也服虔云梓慎

知失閏二月冬至故獨以二月望氣則服虔以為

當時魯人置冬至於正月之內獨梓慎知二月己

丑是真冬至耳其義或當然也衡案傳書南至以

將載梓慎之言耳非以正歷也南至果是二月當

如服說然梓慎望氣之外未嘗一言及時失傳亦

不言司歷過竊疑二月是正月之譌經特舉首月

梓慎望氣氛氣也時魯侯不行登臺之禮使梓慎

望氣衡案杜上注以二月南至為失閏所致而此

至於二月若置冬至於二月亦必自知失閏所致

而改正之必不公然班之天下也司歷既不置冬

至於二月、公何以知二月南至、而使梓慎望氣也、若謂梓慎告公以二月南至、則傳當載其言、以正司歷之過矣、而今又不然、蓋杜不詳考義理所、在望文下注、前後矛盾、進退無據、可謂妄矣、曰

今茲宋有亂、國幾亡、三年而後弭、蔡有大喪、為宋

華向出奔、蔡侯卒、傳、叔孫昭子曰、然則戴桓也、戴

族華氏、桓族向氏、汰侈無禮已甚、亂所在也、傳言

妖由人興、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

城之外叛、自以為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輔之、將以

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問伍奢、伍奢對曰、君一過

多矣、一過、納建妻、衡案、謂寘建於城父耳、何信於讒、王執伍

奢、忿奢切言、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未至、而使

遣之、知太子寃、故遣令去、三月、太子建奔宋、王召

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己以至、正義、服虔云、城父人、城父大夫也、

王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

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佞才也、不能

苟貳、奉初以還、奉初命以周旋、不忍後命、故遣之、

既而悔之、亦無及已、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

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奸、犯也、逃無所入、王曰、

歸從政如他日、善其言、舍使還、無極曰、奢之子材、

若在吳、必憂楚國、蓋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

然將為患、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棠君尚謂其

弟負、棠君奢之長子尚也、為棠邑大夫、負尚弟子

晉、釋文、君或作尹、惠棟云、棠風俗通作堂、云堂楚邑、大夫伍尚為之、其後氏焉、棠堂與棠古字通、

見魯峻碑、阮元云、廣韻引風俗通、堂楚邑、又於棠下、引左傳齊大夫棠無咎、是堂與棠之別也、王引

之云、君作尹者是也、尚為棠邑大夫、則是縣尹也、其當作尹明甚、棠尹猶言箴尹、沈尹連尹耳、杜注、

棠君亦當作棠尹、為棠邑大夫、故謂之棠尹也、又案、注曰、棠尹奢之長子尚也、則傳文本無尚字可

知、蓋以傳言棠尹謂其弟負、曰我將歸死、又言伍尚歸、故知棠尹是尚、若傳已稱其名曰棠尹尚、則

注當云棠尹尚奢之長子也、必不更著其名曰奢之長子尚矣、尚字後人所益、衡案、棠堂雖通、當以

作棠為正、凡楚稱尹者皆官名、而官於朝、如箴尹掌諫、工尹掌工、是也、未有以配地名者、蓋君猶公、

封於棠者謂之葉公、封於白者謂之白公、君降於公、故謂棠邑大夫為棠君耳、詳玩杜注、傳當無尚

字、王說、曰爾適吳、我將歸死、吾知不逮、自以知不

及負、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

也、親戚為戮、不可以莫之報也、錢大昕云、五帝紀、

驕、事舜親戚、甚有婦道、正義云、親戚謂父、瞽瞍、後母、弟象、妹、顛首等也、案、古人稱父母為親戚、大戴

記、曾子疾病、篇、親戚既沒、雖欲孝、誰為孝、孟子盡心篇、人莫大焉親戚、君臣上下、楚世家、楚人皆憐

之、如悲親戚、猶言如喪考妣也、孟嘗君列傳、使使存問、獻遺其親戚、亦謂其父母也、正義兼弟妹言

之、非史公之旨、衡案、親稱父、戚稱母、因沈稱父母之黨、為親戚、後沈稱為主、而父母之義、遂沒矣、予

嘗注管子、亦闡明、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此義、今不贅焉、

仁者貴成功、衡案、度功所成而行之、其澤及擇任

而往、知也、負任、報讎、知死不辟、勇也、尚為勇、父不

可棄、俱去為棄、父名不可廢、俱死為廢名、爾其勉

之相從為愈愈差也

正義病差謂之愈言其勝共死也

伍尚歸奢

聞負不來曰楚君大夫其盱食乎將有吳憂不得

早食楚人皆殺之負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于州

于吳子僚公子光曰是宗為戮而欲反其讎不可

從也光吳公子闔閭也反復也負曰彼將有他志

光欲弑僚不利負用事故破其議而負亦知之余

姑為之求士而鄙以待之計未得用故進勇士以

求入於光退居邊鄙

王念孫云古謂野為鄙鄙以待之謂退處於野以待之也

故下文又言耕於鄙呂氏春秋晉時篇史記吳世家伍子胥傳並作耕於野

乃見鱄設

諸焉鱄諸勇士而耕於鄙為二十七年吳弑僚傳

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定華亥與向寧謀

曰亡愈於死先諸恐元公殺己欲先作亂華亥偽

有疾以誘羣公子公子問之則執之夏六月丙申

殺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孫援公孫

丁拘向勝向行於其廩八子皆公黨公如華氏請

焉弗許遂劫之劫公癸卯取大子欒與母弟辰公

子地以為質欒景公也辰及地皆元公弟正義定十年經

書宋公之弟辰當景公之世辰及地不得為元公弟也世族譜辰地皆云元公子此諸本皆云元公

弟當時轉寫誤耳公亦取華亥之子無感向寧之子羅華

定之子啓與華氏盟以為質為此冬華向出奔傳

衛公孟縶狎齊豹、公孟靈公兄也、齊豹齊惡之子、

為衛司寇、狎輕也、釋文、狎戶甲反、陸祭云、襄六年傳、少相狎、注、狎親習也、衡案、下

文奪之、司寇與郵、非親習者所為、蓋小人親習、必不相敬、親而不敬、其究必至侮之、狎義近侮、故杜

引伸訓輕、其說未可遽非焉、奪之司寇與郵、郵豹邑、有役則反

之、無則取之、繫足不良、故有役則以官邑還豹、使

行、公孟惡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喜貞子、公子朝

通于襄夫人宣姜、宣姜靈公嫡母、懼而欲以作亂

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初齊豹見宗

魯於公孟、薦達也、為驂乘焉、為公孟驂乘、將作亂

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

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

言子借我以善名、故公孟親近我、衡案、謂稱其美而薦之、雖

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

聞難而逃、是僭子也、使子言不信也、子行事乎、吾

將死之、以周事子、周猶終竟也、正義、杜意終不泄子言、是終事子、即

謂殺公孟之言、衡案、齊豹稱己美而薦之、今臨難死之、使其言不差、是終竟事齊豹也、而歸

死於公孟、其可也、丙辰衛侯在平壽、平壽衛下邑、

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有事祭也、蓋獲衛郭門、

齊子氏帷於門外、而伏甲焉、齊豹之家、使祝龜寘

戈於車薪、以當門、要其前也、使一乘從公孟以出

亦如前車、寘戈於薪、尋其後、使華齊御公子、宗魯

驂乘及閔中、閔曲門中、正義計華齊是公孟之臣、自為公孟之御、非齊氏所

當使、必不得有使字、學者以上文有使祝鼈、使一乘、下使華寅乘貳車、使華寅執蓋、以此妄加使字、

今定本亦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

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公聞亂、乘驅自閔門入、慶

比御、公南楚、驂乘使華寅乘貳車、公副車、及公

官、鴻駟騶駟乘于公、鴻駟騶復就公乘、一車四人、

公載寶以出、褚師子申遇公子馬路之衢、遂從、從

公出、過齊氏、使華寅肉袒執蓋以當其闕、肉袒示

不敢與齊氏爭、執蓋蔽公而去、闕空也、以蓋當侍

從空闕之處、齊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公遂出、寅閉

郭門、不欲令追者出、踰而從公、踰郭出、公如死鳥

死、鳥衛地、析朱鉏宵從、竇出、徒行從公、朱鉏成子、

黑背孫、齊侯使公孫青聘于衛、青頃公之孫、既出、

聞衛亂、使請所聘、公曰、猶在竟內、則衛君也、乃將

事焉、將事行聘事、遂從諸死鳥、請將事、辭曰、亡人

不佞、失守社稷、越在草莽、吾子無所辱君命、竇曰、

寡君命下臣於朝、曰阿下執事、阿比也、命已使比

衛臣下、臣不敢貳、貳違命也、主人曰、君若惠顧先

君之好、昭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有宗祧在、言受

聘當在宗廟也乃止止不行聘事衛侯固請見之

欲與青相見不獲命以其良馬見以為相見之禮

為未致使故也未致使故不敢以客禮見衛侯以

為乘馬喜其敬己故貴其物賓將振振行夜主人

辭曰亡人之憂不可以及吾子草莽之中不足以

辱從者敢辭賓曰寡君之下臣君之牧圉也若不

獲扞外役是不有寡君也有相親有臣懼不免於

戾請以除死親執鐸終夕與於燎設火燎以備守

釋文一本本作終夕與於燎惠棟云古本作與燎杜子春注周禮可據也阮元云子春注見夏官掌古衡案執鐸者有事將以令其眾也置燭於庭以齊警夜謂之燎據釋文陸本亦無於字無者為長

氏之宰渠子召北官子北官喜也北官氏之宰不

與聞謀殺渠子遂伐齊氏滅之丁巳晦公人與北

官喜盟于彭水之上喜本與齊氏同謀故公先與

喜盟秋七月戊午朔遂盟國人八月辛亥公子朝

褚師圃子玉霄子高魴出奔晉皆齊氏黨閏月戊

辰殺宣姜與公子朝通謀故衛侯賜北官喜諡曰

貞子滅齊氏故賜折朱鉏諡曰成子霄從公故

而以齊氏之墓

予之皆死而賜諡及墓田傳終言之

云宵夜也其字當作宵則注與傳上文合今諸本於注皆作霄誤

為死而賜諡無可疑者或漆未字則不得云終言之矣 衛侯告寧于齊且言

子石子石公孫青言其有禮齊侯將飲酒徧賜大

夫曰二三子之教也喜青敬衛侯苑何忌辭曰與

於青之賞必及於其罰何忌齊大夫言青若有罪

亦當并受其罰阮元云廣韻二十阮苑字注云左

云苑姓也於阮反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

春秋傳有苑何忌尚書康誥正義此非康誥之全況在羣臣臣敢貪

君賜以干先王言受賜則犯康誥之義琴張聞宗

魯死琴張孔子弟子字子開名牢王引之云家語

子云吾不試故藝談者不知為誰多妄為之說孔

子家語弟子有琴張一名牢字子開亦字張衛人

也是琴張名牢乃王肅之臆說偽託於家語者杜

氏不察而用之疏矣此及孟子盡心篇作琴張莊

子大宗師篇作子琴張無作琴牢者論語子罕篇

牢曰鄭注以牢為子琴蓋據莊子則陽篇長梧封

人問子罕之文然亦不以為琴張牢與琴張不得

合而為一也漢書古今人表有琴牢亦當作琴張

後人據家語改之也家語未出以前不得有琴張

名牢之說衡案正義載賈鄭以琴張為顓孫師服

虔駁之是也要之牢只一見琴張再見他無所見

則其為一人與二人今不可得而考莊子子琴張

疑即琴張上加子字則琴是姓張是名論語牢曰

據文必是名恐不得為莊子所云子罕今之可言

何弔焉言齊豹所以為盜孟縶所以見賊皆由宗

魯衡案齊豹假宗魯名勸之公孟必言其賢而其

所為與齊豹所言反是盜其名也故云齊豹之

盜躬事孟縶知人將殺之而不敢以告是與其謀

義之故君子不食姦，知公孟不善而受其祿，是食

姦也，不受亂，許豹行事，是受亂也，不為利疚於回，

疾病，回邪也，以利故不能去，是病身於邪，不以回

待人，知難不告，是以邪待人，中井積德云，繫之不

正，是以回不益不義，以周事豹，是益不義，衡案，杜

待人也，不犯非禮，以二心事繫，是非

以周事子，為不泄，豹不犯非禮，以二心事繫，是非

禮，宋華向之亂，公子城，平公子，公孫喜樂舍，舍樂

喜孫，司馬彊，向宜，向鄭，宜鄭皆向，戊子，楚建，楚平

王之亡，大子，邲甲，小邲，穆公子，出奔鄭，八子，宋大

夫，皆公黨，辟難出，其徒與華氏戰于鬼閭，八子之

徒眾也，潁川長平縣西北有閭亭，敗子城，子城適

晉，子城為華氏所敗，別走至晉，為明年子城以晉

師至，起本，華亥與其妻，必盥而食，所質公子者，而

後食，公與夫人，每日必適華氏，食公子而後歸，華

亥患之，欲歸公子，向寧曰：唯不信，故質其子，若又

歸之，死無日矣。公請於華費，遂將攻華氏，費遂大

司馬華氏族，對曰：臣不敢愛死，無乃求去憂而滋

長乎？恐殺大子，憂益長。臣是以懼，敢不聽命。公曰：

子死，亡有命，余不忍其詢，詢恥也。正義言我子死

冬十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戊辰，華向奔陳，華

登奔吳登費遂之子黨華向者向寧欲殺太子華

亥曰干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且歸之有庸

可以為功善使少司寇輕以歸以三公子歸公也

輕華亥庶兄曰子之齒長矣不能事人以三公子

為質必免質信也送公子歸可以自明不叛之信

衡案言以三公子為見君質贊通公子既入華輕將自門

行從公門去衡案輕送公子至公門公子入公遽

見之執其手曰余知而無罪也入復而所而女也

所所居官衡案三公子告其齊侯疥遂疢疢瘧疾

釋文疥音舊音戒梁元帝音該依字則當作疥說文

云兩日一發之瘧也瘧音皆後學之徒僉以疥字

為誤案傳例因事曰遂若瘧已是瘧疾何為復言

遂瘧乎焦循云陸氏所論極明杜不訓疥者不必

訓也此傳記晏子之言而原於諸侯之賓問疾者

則但曰齊侯疾期而不瘳可矣乃必詳之曰疥曰

遂疢者明其期而所以不瘳者特此疾而已蓋疥

癰不已又患疢瘧二者皆小疾而久淹諸侯之賓

欲誅祝史詳此二疾本齊侯之侈耳觀田於沛樂

於過臺則其無大疾可知矣疥癰本不易遽瘥因

而又患瘧儒者謂病疥惡寒變瘧其說本迂孔穎

達謂初二日一發後遂類日熱發其說尤謬瘧以

二日一發為重類日發為輕若果二日變期而不

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多在齊梁丘據與裔款

二子齊驥大夫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

加矣今君疾病為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

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歸以辭賓欲殺

歸固以辭謝來問疾之賓、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
宋之盟、日往日也、宋盟在襄二十七年、屈建問范
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
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
祝史不祈、家無猜疑之事、故祝史無求於鬼神、建
以語康王、楚王、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
五君、以為諸侯主也、五君文襄靈成景、公曰、據與
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
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無廢事、上下無怨、
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君有功德、祝史

陳說之、無所愧、衡案、違邪也、下並同、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

福、祝史與焉、與受國福、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為信

君使也、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

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使私情厭足、從縱

通下高臺深池、撞鐘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掠

奪取也、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從、肆行非度、

無所還忌、還猶顧也、不思諂讓、不憚鬼神、神怒民

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以實白神、是

為言君之罪、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蓋掩也、進退

無辭、則虛以求媚、作虛辭、以求媚於神、是以鬼神

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天昏孤疾者、為

暴君使也、其言僭慢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

曰、不可為也、言非誅祝史所能治、衡案、言疾不可得而治也、此提

其綱、下條列其所以不可治、欲使齊侯知治疾在脩德、不在誅祝史、杜注未是、山林之木、

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

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衡鹿、舟鮫、虞候、祈望、皆官

名也、言公專守山澤之利、不與民共、正義、周禮司

衡之官、掌巡林麓之禁、鄭玄云、衡、平也、平、林麓之

大小、及所生者、舟、是行水之器、鮫、是大魚之名、澤

中有水、有魚、故以舟鮫為官名也、周禮、山澤之官、

皆名為虞、鄭玄云、虞、度也、藪、是少水之澤、立官使

之、候望、故以虞候為名也、海、是水之大神、有時祈

望、祭之、因以祈望為主、海之官也、莊述祖云、鮫、當

作鮫、鮫即籛字、說文引澤之自籛、自乃舟之誤、衡

案、鹿麓之假借、萑蒲皆可以織席、衡麓、虞候、祈望、

皆命名有義、唯舟鮫合器與魚為名、不雅、且鮫、海

魚、以名澤官、最非其義、莊據說文為鮫字、訛是也、

池水、編籬養魚、謂之鮫、澤池之大也、亦可編籬以

養魚、澤中所養、不駕舟、不可得而捕、故名澤官為

舟鮫耳、此官以捕澤魚為職、因使之守、萑、縣鄙之

蒲也、釋文鮫音交、則陳李已訛為鮫矣、縣鄙之

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關、暴征其私、介隔也、迫近國

都之關、言邊鄙既入服政役、又為近關所征稅、枉

暴奪其私物、王引之云、偪介二字、義本相近、襄二十九年

傳云、邇而不偪、是也、注本作介、近也、迫、近國都之

關、迫、近二字、正釋偪介二字、則正文之本、作偪介

明矣、祇因介與介字形相似、故介誤為介、而注文

之介、近也、亦誤為介、近也、後人以介無近義、而有

之關、又云為近關所征稅、皆承近也、二字言之、若
 改近也、為隔也、則全注皆不可通矣、衡案、釋文、介
 音界、正義、齊於境內、更復置關、不與常禮同、以隔
 外內、故注介為隔也、陸孔及見賈服之本、而皆不
 言有異文、依今本為音疏、則杜所據之本、亦作偏
 介矣、蓋齊欲征行人、故置關於近都之地、以介隔
 內外、故稱為偏介之關耳、杜言迫近及近關、而不
 言隔者、關所以為隔、注言關、故不復言隔也、周禮
 遂人、五鄙為鄙、五鄙為縣、縣鄙之人、總稱野人、私
 謂所私廩、野人入役、苟有所私廩、則征之、不復聽
 其所分疏矣、注、承嗣大夫、強易其賄、承嗣大夫世
 訓、征為奪、未是、**承嗣大夫、強易其賄、承嗣大夫世**
 位者、衡案、布帛曰賄、強**布常無藝、藝、法制也、言布**
 政無法制、**徵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違、去也、**
 衡案、所**內寵之妾、肆奪於市、肆、放也、外寵之臣、僭**
 欲必遂、詐為教令於邊鄙、衡案、詐命野人、**私欲養**
令於鄙、詐為教令於邊鄙、使進其所有、**私欲養**

求不給則應、養長也、所求不給、則應之以罪、民人
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聊
攝、齊西界也、平原聊城縣東北有攝城、**姑尤以西、**
姑尤、齊東界也、姑水、尤水、皆在城陽郡、東南入海、
其為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萬
萬曰億、萬億曰兆、**君若欲誅於祝史、脩德而後可、**
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除逋、責、十
二月、齊侯田于沛、言疾愈行獵、沛、澤名、**招虞人以**
弓、不進、虞人、掌山澤之官、**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
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

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

守官。君招當往，道之常也。非物不進，官之制也。案

此為虞人言之，言道則高矣，大矣，守之固善。然學識未至，有時而錯，自非賢人君子，未如一意守官。

制之少失也，杜不知聖意所在，遂致。柳宗元之駁，讀書之不可不謹如此。君子韙之，韙

是也。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臺，子猶馳而造焉。

子猶梁丘據，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

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

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燂之以薪，燂炊也，宰

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濟益也，洩

減也。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亦如羹，君所

謂可而有否焉，否不可也。臣獻其否，以成其可。獻

君之否，以成君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

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

有和羹，既戒既平。詩頌殷中宗，言中宗能與賢者，

和齊可否，其政如羹，敬戒且平，和羹備五味，異於

大羹。酸，嘏無言，時靡有爭。酸，總也。嘏，大也。言總大

政，能使上下皆如和羹。正義樂記云：大羹不和，鄭

菜，醢，總，嘏，大也。先王之濟五味，濟成也。和五聲也。以

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須氣以動，二體

舞者有文武三類，風雅頌四物，雜用四方之物，以

成器陸祭云四物未詳此強解耳傳遜云四物律
 有定數而獨以四物為四方之物不倫其矣傅所
 云四物樂唯用律而下有六律則此不必言律如
 度量衡制器或用之未聞用之樂可謂妄矣竊謂
 四物謂舞者所執武舞執干文舞執籥箛及鸞翽
 也五聲官商角徵羽六律黃鐘大蕤姑洗蕤賓夷
 則無射也陽聲為律陰聲為呂此十二月氣正義
 黃者中之色也鍾者種也天之中數五五為聲聲
 上宮五聲莫大焉地之中數六六為律律有形有
 色色上黃五色莫盛焉故陽氣施種於黃泉滋萌
 萬物為六氣元也以黃色名元氣律者著官聲也
 始於子在十一月大呂呂旅也言陰大旅助黃鍾
 宣氣而芽物也位於丑在十二月大蕤蕤奏也言
 陽氣大奏地而達物也位於寅在正月夾鍾言陰
 夾助大蕤宣四方之氣而出種物也位於卯在二
 月姑洗洗潔也言陽氣洗物辜潔之也彼注云辜
 必也位於辰在三月仲呂言微陰始起未成著於

其中旅助姑洗宣氣齊物也位於巳在四月蕤賓
 蕤繼也賓道也言陽始道陰氣使繼養物也位於
 午在五月林鍾林君也言陰氣受任助蕤賓君主
 種物使長大茂盛也位於未六月夷則則法也
 言陽氣正法度而使陰氣夷當傷之位也位於申
 在七月南呂南任也言陰氣旅助夷則任成萬物
 也位於酉在八月無射射厭也言陽氣究物而使
 陰氣畢剥落之終而復始無厭已也位於戌在九
 月應鍾言陰氣應無射該藏萬物而雜陽七音周
 閔種也彼注云外閔曰閔位於亥在十月七音周
 武王伐紂自午及子凡七日王因此以數合之以
 聲昭之故以七同其數以律和其聲謂之七音正
 周語云景王將鑄無射問律於冷州鳩對曰律所
 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
 律均鍾百官軌儀故先王貴之王曰七律者何對
 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
 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龜星與辰之位皆在北維我
 姬氏出自天鼉則我皇妣大姜之姪逢公之所馮

神也、歲之所在、則我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為農祥、我大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自鶉及駟七列也、南北之揆七同也、凡神人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數合聲和、然後可同也、故以七同其數、而以律和其聲、於是乎有七律也、是言周樂有七音之意也、五位者、歲月日辰星之位也、三所者、星與日辰之位、是一所也、歲之所在、是二所也、月之所在、是三所也、劉歆三鈔之術、箕此五位所在、武王以殷之十二月二十八日戊午發師、其年歲星在鶉火之次也、其日月合宿於房五度、房即天駟之星、日在箕七度、箕於次分在析木之津也、日月之會謂之辰、斗柄斗前也、戊午後三日得周二月辛酉朔、日月合宿於箕十度、在斗前一度、是為辰在斗柄也、星在天鼃者、星於五星為水星、辰星是也、天鼃即玄枵、次之別名、於是辰星在婺女之宿、其分在天鼃之宿、次也、鶉是張星也、駟是房星也、天宿以右旋為次、張翼軫角亢氐房凡七宿、是自鶉火至駟為七列、宿有七也、鶉火在午、天鼃在子、斗柄所建、月移一次、是自午至子為南北之揆七同也、揆度也、度量星之有七同也、

武王既見天時如此、因此以數比合之、其數有五也、以聲昭明之、聲亦宜有七也、故以七同其數、五聲之外、加以變宮變徵也、杜言武王伐紂、自午及子、凡七日者、尚書泰誓云、戊午、王次于河朔、又牧誓云、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是自戊午至甲子七日也、劉炫云、杜既取國語之文、以七同其數、以律和其聲、何為又云、自午及子、凡七日乎、衡案、劉說是也、合宿於房五度、律歷志在房五度、此文其日、即律歷志是夕、謂戊午日、寫手以日月連用、誤為合宿、遂改在為合宿於耳、**八風**、八方之風、釋文、易緯通卦驗云、東北曰條風、東曰景風、西南曰涼風、西方曰闔闔風、景風、西北曰不周風、北方曰廣莫風、條風、又名融風、景風、一名凱風、衡案、一氣至九歌、皆所以作樂、八風則樂所行、非所以作樂也、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樂之大用、而此獨不言之、鍾儀操南音、范宣子曰、樂操土風、是古所謂音為風、竊謂此八風、謂八音、不言八音者、與上七音相避耳、**九歌**、九功之德、皆可歌也、六府三事、謂之

九功釋文六府水火金木土以相成也言此九者

合然後相成爲和樂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

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周密也疏正義周

凡十事皆兩事相對其義相反乃言樂聲如此相反以成音曲猶羹之水火相反人之和而不同也

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

詩豳風也義取心平則德音無瑕闕今據不然君

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

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

也如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

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

居此地爽鳩氏少暉氏之司寇也季荊因之季荊

虞夏諸侯代爽鳩氏者有逢伯陵因之逢伯陵殷

諸侯姜姓蒲姑氏因之蒲姑氏殷周之間代逢公

者衡素蒲姑氏即薄姑氏而後大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

之樂非君所願也齊侯甘於所樂志於不死晏子

稱古以節其情願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

子必爲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

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

狎輕也釋文懦乃亂乃臥二反一音儒衡素乃亂反字當作悞古書悞多譌作懦此悞弱連

用當以作則多死焉故寬難難以治疾數月而卒

大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

澤。萑苻，澤名。於澤中劫人財，不得謂之取人。取，讀

為聚。人即盜也。謂羣盜皆聚於澤中，非謂劫人於

澤中也。文選齊故安陸昭王碑文注：藝文類從治

政部上，白帖九十一，大平御覽治道部三引此。並

作聚。人於萑苻之澤，蓋從服虔本也。韓子內儲說

篇，鄭少年相率為盜，處於萑澤，將遂以為鄭。鄭

禍處於萑澤，即所謂聚人於萑苻之澤也。大叔

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

盜，盡殺之，盜少止。釋文：盡之本，或作盡。殺之，殺行

之內，盜知孔本亦作盡。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

慢，則糾之以猛；糾猶攝也。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

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

汙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詩大

雅：汙其也，康綏皆安也。周厲王暴虐，民勞於苛政，

故詩人刺之，欲其施之以寬。阮元云：汙其也，諸本

雅釋詁：斃汙也，疏引並作期，衡案：作期是也。此脫其偏旁耳。毋從詭隨，詭人隨

人無正心，不可從。子用反。以謹無良，謹勅慎也。式

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式用也。遏止也。慘

曾也。言為寇虐，曾不畏明法者，亦當用猛政糾治

之。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柔安也。邇近

也。遠者懷附，近者各以能進，則王室定。陸祭云：詩

順習也，衡案：能順適也，詳見于前。又曰：不競不絀，不剛不柔。詩殷

頌言湯政得中和、競強也、絀急也、陸祭云、朱傳以絀為緩、是也、不

競不絀、猶曰不耆、不懦爾、義與下不剛、不柔相比、衡案、絀、無緩義、朱陸以今文律古文、欲使絀字與

競義相反、而與下不剛、不柔相比、故以布政優優、意訓緩耳、不可從、杜訓急、即毛義也、

百祿是適、優優和也、適聚也、和之至也、及子產卒、

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子產見愛有古人

之遺風、王念孫云、愛即仁也、謂子產之仁、愛有古人之遺風、非謂其見愛於人也、以子產為

古之遺仁、猶以叔向為古之遺直耳、衡案、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孟子謂子產惠而不知為政、賈逵

訓愛為惠、是也、

經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夏、晉侯使士鞅

來聘、晉頃公即位、通嗣君、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

于宋南里、以叛、自外至、故曰入、披其邑、故曰叛、南里

宋城內里名、衡案、入逆辭、內不受而強入之、與諸侯

傳例曰、不地曰入、以惡曰復、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

之、八月乙亥、叔輒卒、叔弓之子伯張、冬、蔡侯朱出奔

楚、朱為大子則失位、遂微弱、為國人所逐、故以自出

為文、衡案、凡諸侯去國、皆以自出為文、說詳于前、公如晉、至河乃復、晉人

辭公、故還、

傳二十一年、春、天王將鑄無射、周景王也、無射鐘

名、律中無射、泠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泠樂官、

州鳩其名也、夫樂天子之職也、職所主也、夫音樂

之輿也、樂因音而行、而鐘音之器也、音由器以發、

天子省風以作樂、省風俗、作樂以移之、器以鍾之、

鍾聚也、以器聚音、衡案、凡樂先鼓鐘、然後衆音從、而應之、故云器以鍾之、鍾本或

作鐘、輿以行之、樂須音而行、小者不窳、窳細不滿、

大者不擻、擻橫大不入、則和於物、物和則嘉成、嘉

樂成也、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心億則樂、億安

也、窳則不咸、不充滿人心、衡案、咸皆也、引伸訓偏、

也、莊子知北游、周徧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擻則不

容、心不堪容、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鐘擻矣、王心

弗堪、其能久乎、為明年天王崩傳、三月葬蔡平公、

蔡天子朱失位、位在卑、不在適子位、以長幼齒、大

夫送葬者、歸見昭子、昭子問蔡故、以告、昭子歎曰、

蔡其亡乎、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終、詩曰、不解于位、

民之攸暨、詩大雅、暨息也、今蔡侯始即位、而適卑、

身將從之、為蔡侯朱出奔傳、夏、晉士鞅來聘、叔孫

為政、叔孫昭子、以三命為國政、季孫欲惡諸晉、憎

叔孫在己上位、欲使得罪於晉、使有司以齊鮑國

歸費之禮、為士鞅、鮑國歸費、在十四年、牢禮各如

其命數、魯人失禮、故為鮑國七牢、正義、劉炫云、案

聘禮、使卿、主國待之、饗餘五牢、則臣之牢禮、不依、士鞅怒、正義、七

厚矣、而鞅怒者、但陳設為鞅、鞅必不怒、其時魯人報云、鮑國之禮、鞅遂怒其輕己、曰鮑國

之位下、其國小、而使鞅從其牢禮、是卑敝邑也、將

復諸寡君、魯人恐、加四牢焉、為十一牢、言魯不能

以禮事大國、且為哀七年、吳徵百牢起、宋華費遂

生華、驅華多僚、華登、驅為少司馬、多僚為御士、公

御士、釋文、驅、救俱反、衡案、御與驅相惡、乃譖諸公

曰、驅將納亡人、亡人華亥等、亟言之、正義、服虔云、亟疾也、疾言

之、欲使信、則服虔讀為亟也、或當為亟、亟數也、數言之、衡案、亟有二訓、音從訓而變、其訓急疾者、訖

力反、訓數者、去吏反、本是一字、正義云、服虔讀為亟也、或當為亟、則傳文本不作亟、竊謂舊本蓋作

極、而服訓疾、故孔云、服讀為亟也、孔欲改為亟、以訓數、故云、或當為亟、極亟通、孔義可從、今本作亟

者、後人依正、公曰、司馬以吾故、亡其良子、司馬謂

費遂、為大司馬、良子謂華登、死亡有命、吾不可以

再亡之、對曰、君若愛司馬、則如亡、言若愛大司馬、

則當亡、走失國、衡案、言亡人將弒君、若愛司馬、而

將見死、如可逃、何遠之有、言亡可以逃死、勿慮其

遠、以恐動公、公懼、使侍人召司馬、之侍人宜僚、飲

之酒、而使告司馬、告司馬、使遂、驅、司馬歎曰、必多

僚也、吾有讒子、而弗能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

若何、乃與公謀、逐華、驅、將使田孟諸而遣之、公飲

之酒、厚酬之、酬酒幣、賜及從者、司馬亦如之、亦如

公賜張句尤之、張句華龜臣、尤怪賜之厚、曰必有

故使子皮承宜僚以劍而訊之、子皮華龜訊問也、

宜僚盡以告、告欲因田以遣之、衡案、并告司馬必

多僚也張句欲殺多僚、子皮曰、司馬老矣、登之謂

甚、言登亡、傷司馬心已甚、吾又重之、不如亡也、五

月、丙申、子皮將見司馬而行、則遇多僚御司馬而

朝、張句不勝其怒、遂與子皮白任、鄭翩殺多僚、任

翩亦龜家臣、劫司馬以叛、而召亡人、壬寅、華向入

樂大心、豐愆、華恠、禦諸橫、梁國睢陽縣南有橫亭、

釋文、睢音雖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盧門宋東城南門、

六月、庚午、宋城舊鄘及桑林之門、而守之、舊鄘故

城也、桑林城門名、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

於梓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為、物事也、惠士奇云、

星辰、謂之六物、是何物也、謂六物之占、當何屬也、

衡案、物猶占也、周禮地官、井人、若以時取之、則物

其地、圖而授之、注、物地、占其形色、知鹹淡是也、對

曰、二至二分、二至冬至夏至、二分春分秋分、日有

食之、不為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二

分日夜等、故言同道、二至長短極、故相過、衡案、二

同行黃道、其行相並、二至日月各行、南北道之極、

所能見而言之以戒為人君者其深知遠謀非後世所能及也其他月則為災陽

不克也故常為水陰侵陽是陽不勝陰於是叔輒

哭日食意在於憂災昭子曰子叔將死非所哭也

八月叔輒卒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登前年

奔吳齊烏枝鳴戌宋烏枝鳴齊大夫廚人濮曰濮

宋廚邑大夫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

待其衰盍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若入而固則華

氏眾矣悔無及也從之丙寅齊師宋師敗吳師于

鴻口梁國睢陽縣東有鴻口亭獲其二帥公子苦

雒偃州負二帥吳大夫釋文雒古舍反衡案雒本或作雒今從足利本右經

宋本華登帥其餘吳餘師以敗宋師公欲出出奔

廚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可借使死難而不能送

亡君請待之請君待復戰決勝負正義服虔以君上屬孫毓以君

下屬杜注不明亦似上屬衡案言己小人也君字上

但可藉此難以死國事而不能送亡君也君字上

屬為是請待之者言君請待乃徇曰揚徽者公徒

也徽識也釋文徽說文作微馬宗璉云說文徽幟

京賦戎士介而揚揮薛綜注云揮為肩上升幟如

燕尾墨子旗幟篇曰城上吏卒置之背卒於頭上

城下吏卒置之肩左軍於左肩中軍置之右此陽

而揚之使人易認眾從之公自揚門見之見國人

皆揚徽睢陽正東門名揚門下而巡之曰國亡君

死二子之恥也、豈專孤之罪也、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備長兵也、彼多兵矣、請皆用劍、從之、華氏北、復即之、北敗走、厨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于新里、新里華氏所取邑、翟僂新居于新里、既戰、說甲于公而歸、居華氏地、而助公戰、華姓居于公里、亦如之、姓華氏族、故助華氏、亦如僂、新說甲歸、傳言古之為軍、不皆小忿、衡案、皆、說文、苛也、玉篇、言不苛、責小忿也、十月、癸未、公子城以晉師至、城以前年奔晉、今還救宋、曹翰、胡曹大夫、會晉荀吳、中行穆子、齊苑何

忌、齊大夫、衛公子朝、前年出奔晉、今還衛、救宋、丙戌、與華氏戰于赭丘、赭丘宋地、鄭翩願為鸛、其御願為鸛、鄭翩華氏黨、鸛鸛皆陳名、惠棟云、陸佃引舊說、江淮謂羣鸛、旋飛為鸛、井、則鸛善旋飛、盤薄霄漢、與鸛之成列正異、故古之陳法、或願為鸛也、子祿御公子城、莊董為右、子祿向宜、于孳御、呂封人華豹、張句為右、呂封人華豹、華氏黨、相遇、城還、華豹曰、城也、城怒而反之、怒其呼己、反還戰、將注、豹則關矣、注、傳矢、關、引弓、曰、平公之靈、尚輔相余、平公公矣、注、傳、矢、關、引弓、曰、平公之靈、尚輔相余、平公公矣、子城之父、豹射出其間、出子城子祿之間、將注、則又關矣、曰、不狎鄙、狎更也、抽矢、豹止不射、城射之、

殪、豹死、張句抽爰而下、爰長丈二、在車邊、衡案、爰在椅、抽

下、而射之、折股、扶伏而擊之、折軫、折城車軫、又射

之死、句死、干孳、請一矢、求死、城曰、余言女於君、欲

活之、對曰、不死、伍乘、軍之大刑也、同乘共伍、當皆

死、干刑而從子、君焉用之、子速諸、乃射之、殪、孳又

死、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亥搏膺而呼、見華貍、曰

吾為孳氏矣、晉孳盈還入、作亂而死、事在襄二十

三年、貍曰、子無我廷、不幸而後亡、廷、恐也、王引之云、廷之

本訓為往來之往、借以為懼之、惟、惟、有、邱、往、反

之、音、禮、記、衆、不、匡、懼、鄭、注、曰、匡、猶、恐、也、釋、文、匡、作、惟、音、匡、又、邱、往、反、是、也、廷、訓、為、恐、則、與、惟、同、故、亦、音、邱、枉、反、若、音、求、枉、反、則、當、訓、為、誑、欺、不、得、訓、為

恐矣、段氏說文注、謂人實廷女之、廷、為、誑、之、假、借、是、也、而、謂、子、無、我、廷、之、廷、亦、同、則、非、也、子、無、我、廷、

乃、惟、之、假、借、言、子、母、以、是、言、恐、懼、我、今、日、之、事、不、幸、而、後、亡、幸、猶、不、亡、也、豈、誑、之、假、借、哉、衡、案、廷、陸

榮、亦、訓、誑、段、說、可、從、廷、本、或、作、廷、非、使華登如楚乞師、華貍以車十

五乘、徒七十人、犯師而出、犯公師、出送華登、食於

睢上、哭而送之、乃復入、入南里、楚薳越帥師、將逆

華氏、大宰犯諫、曰、諸侯唯宋事其君、今又爭國、釋

君而臣是助、無乃不可乎、王曰、而告我也、後既許

之矣、為、明年、華、向、出、奔、楚、傳、蔡侯朱出奔楚、費無

極取貨於東國、東國隱太子之子、平侯廬之弟、朱

叔父也、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於楚、君王將立東

左傳 卷二十一 三十一

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朱愬于楚楚子將討蔡無極曰平侯與楚有盟

故封盟于鄧依陳蔡人以國衡案棄疾依陳蔡人以國之時平侯尚在

楚不與其盟則此盟不謂鄧盟也蓋楚子將封陳蔡有世世不敢叛之盟觀無極故封之言可見矣彼傳以復國為禮故不載耳其子有二心故廢之子謂朱也靈

王殺隱太子其子與君同惡德君必甚又使立之不亦可乎且廢置在君蔡無他矣言權在楚則蔡

無他心公如晉及河鼓叛晉叛晉屬鮮虞晉將伐鮮虞故辭公將有軍事無暇於待賓且懼泄軍謀

經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

南里出奔楚言自南里別從國去大蒐于昌間無傳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叔鞅

叔弓子三月而葬亂故速王室亂承叔鞅言而書之

未知誰是故但曰亂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河南

鞏縣西南有黃亭辟子朝難出居皇王猛書名未即

位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王城郊鄆今河南

縣晉助猛故得還王都衡案晉師納之冬十月王子

猛卒未即位故不言崩衡案上經皆書王猛不言子

踰年也此獨書王子猛又書卒故傳釋之曰不成喪也可見猛既即位故書王猛而傳亦稱猛為王也又

案上經書王猛居于皇在六月傳則在七月書王猛入于王城在秋傳則在十月此經書十月傳則書十

一月、與經各違月者、此時王室大亂、赴告失實、經從赴告而書之、以懲不敬、傳據實書之、以釋經王室亂、杜以為經、**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無傳、此月有誤、疎矣、

庚戌、又以長歷推按前後、當為癸卯朔、書癸酉、誤、衡案、古文酉作卯、卯作卯、字形極肖、隸定之時、不能詳考、卯譌為酉耳、杜注是也、

傳二十二年、春、王二月、甲子、齊北郭啓帥師伐莒、

啓、齊大夫、北郭、佐之後、莒子將戰、苑羊牧之諫、

莒大夫曰、齊帥賤、其求不多、如下之、大國不

可怒也、弗聽、敗齊師于壽餘、莒地、齊侯伐莒、怒、敗

莒子行成、司馬竈如莒、泣盟、竈、齊大夫、莒子如齊

泣盟、盟于稷門之外、稷門、齊城門也、衡案、不盟于城中、辱之也、

莒於是乎大惡其君、為明年莒子來奔傳、衡案、妄

國、故惡之、**楚遠越使告于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

為君憂、無寧以為宗羞、無寧寧也、言華氏為宋宗

廟之羞、恥、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佞、不能媚

於父兄、華向公族也、故稱父兄、衡案、媚以為君憂

拜命之辱、抑君臣日戰、君曰、余必臣是助、亦唯命、

人有言曰、唯亂門之無過、君若惠保、敝邑無亢不

衷、以孽亂人、孤之望也、唯君圖之、楚人患之、患宋

以義距之、正義、亢、高也、無高貴不善之事、以勸亂

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諸侯之戍謀、曰、若華氏知

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爲楚功、其亦無能爲也、已。言華氏不能復爲宋
 患救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
 己巳、宋華亥、向寧、華定、華貙、華登、皇奄、傷省、臧士、
 平出奔楚、華貙已下五子不書、非卿、宋公使公孫、
 忌爲大司馬、代華費遂、邊卬爲大司徒、卬、平公曾、
 孫、代華定、樂祁爲司城、祁子罕孫樂祁犂、仲幾爲、
 左師、幾、仲江孫、代向寧、樂大心爲右師、代華亥、樂、
 輓爲大司寇、輓子罕孫、以靖國人、終梓慎之言三、
 年而後弭、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子朝、景王之

長庶子、賓起、子朝之傅、王與賓孟說之、欲立之、孟

即起也、王語賓孟、欲立子朝爲天子、陸祭云、說讀

云、王與賓孟皆喜子朝也、依杜解則說音如字、非是、劉獻公之庶子伯蚩事

單穆公、獻公劉摯、伯蚩、劉狄、穆公單旗、惡賓孟之

爲人也、願殺之、又惡王子朝之言、以爲亂、願去之、

子朝有欲立之言、故劉蚩惡之、賓孟適郊、見雄雞

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畏其爲犧牲

奉宗廟、故自殘毀、遽歸告王、且曰、雞其憚爲人用

乎、人異於是、雞犧雖見寵飾、然卒當見殺、若人見

寵飾、則當貴盛、故言異於雞、犧者實用、人人犧實

難已犧何害、言設使寵人如寵犧、則不宜假人以

招禍難、使犧在己、則無患害、己喻子朝、欲使王早

寵異之、衡案、用如用鄧子于次、雖之社之用、謂殺

君也、言雞為犧、貴重極矣、然卒將見殺、故畏憚之、

人則異於雞、為犧者實用人、若他人為犧、將殺己、

免禍實難、己為犧、則無所害也、欲使王早王弗應

十五年、大子壽卒、王立子猛、後復欲立子朝、而未

定、賓孟感雞、盛稱子朝、王心許之、故不應、夏四月、

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子、北山、雒北

芒也、王知單劉不欲立子朝、欲因田獵先殺之、王

有心疾、乙丑、崩于滎、錡氏、四月十九日、河南鞏縣

西有滎、錡澗、戊辰、劉子摯卒、二十二日、無子、單子

立、劉奮、奮事單子、故五月、庚辰、見王、見王猛、遂攻

賓、起殺之、黨子朝、故盟羣王子于單氏、王子猛、次

正、故單劉立之、懼諸王子、或黨子朝、故盟之、晉之

取鼓也、在十五年、既獻而反鼓子焉、獻於廟、又叛

於鮮虞、叛晉屬鮮虞、六月、荀吳略東陽、略行也、東

陽、晉之山東邑、魏郡廣平以北、衡案、略猶徇也、徇

鮮虞所取、使師偽糴者負甲以息於昔陽之門外、

昔陽、故肥子所都、遂襲鼓、滅之、以鼓子為鞅、歸使

涉佗守之、守鼓之地、涉佗、晉大夫、丁巳、葬景王、王

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百工百官也靈王景王之子孫帥郊要餞之甲三邑周地以逐劉子逐伯禽壬戌劉子奔揚揚周邑單子逆悼王于莊宮以歸悼王子猛也王子還夜取王以如莊宮王子還子朝黨也不欲使單子得王猛故取之癸亥單子出失王故出奔王子還與召莊公謀莊公召伯奘子朝黨也曰不殺單旗不捷旗單子也與之重盟必來背盟而克者多矣從之從還謀也樊頃子曰非言也必不克頃子樊齊單劉黨遂奉王以追單子王子還奉王及領大

盟而復領周地欲重盟令單子劉子復歸殺摯荒以說委罪於荒劉子如劉歸其采邑單子亡乙丑奔于平時平時周地知王子還欲背盟故亡走羣王子追之單子殺還姑發弱駸延定稠八子靈景之族因戰而殺之子朝奔京其黨死故丙寅伐之單子伐京京人奔山劉子入于王城子朝奔京故得入辛未鞏簡公敗績于京乙亥甘平公亦敗焉甘鞏二公周卿士皆為子朝所敗叔鞅至自京師葬景王還言王室之亂也經所以書閔馬父曰子朝必不克其所與者天所廢也閔馬父閔子馬魯

大夫天所廢謂羣喪職秩者單子欲告急於晉秋

七月戊寅以王如平時遂如圃車次于皇出次以

示急戊寅七月三日經書六月誤劉子如劉單子

使王子處守于王城王子處子猛黨守王城距子

朝盟百工于平宮平宮平王廟辛卯鄆貯伐皇鄆

貯子朝黨大敗獲鄆貯壬辰焚諸王城之市焚鄆

貯八月辛酉司徒醜以王師敗績于前城醜悼王

司徒前城子朝所得邑百工叛司徒醜敗故己巳

伐單氏之宮敗焉百工伐單氏為單氏所敗庚午

反伐之單氏反伐百工辛未伐東園百工所在維

陽東南有圍鄉冬十月丁巳晉籍談荀躒帥九州

之戎九州戎陸渾戎十七年滅屬晉州鄉屬也五

州為鄉及焦瑕温原之師焦瑕温原晉四邑以納

王于王城丁巳在十月經書秋誤齊召南云左氏

為先後十五年荀躒如周籍談為介王稱躒為伯

氏談為叔氏是籍談為大夫也此傳及後十二月

皆叙籍談於荀躒之上豈談此時既為卿乎晉之

六卿皆在又不見有為卿之文何也衛案傳叙談

於躒上談時為卿可知矣十五年二人聘於周王

問躒以晉無鎮撫王室躒揖談以荅則其才或遜

焉豈此役晉使談總庚申單子劉蚩以王師敗績

一月、經書十月誤、雖未即位、周人謚曰悼王、不成

喪也、釋所以不稱王崩、衡案、猛即位矣、而未踰年、故變文書王猛、此亦當書

王猛崩、以其不成喪、貶書王子猛、卒、以徵臣子不敬也、餘詳於經、己丑、敬王即位、

敬王王子猛母弟王子句、館于子旅氏、子旅周大

夫、十二月、庚戌、晉籍談荀躒賈辛司馬督司馬烏、

帥師軍于陰、籍談所軍、于侯氏、荀躒所軍、于谿泉、

賈辛所軍、鞏縣西南有明谿泉、次于社、司馬督所

次、王師軍于汜、于解、次于任人、王師分在三邑、雒

陽西南有大解小解、釋文、汜音凡、閏月、晉箕遺樂徵右

行詭、濟師取前城、三子晉大夫、濟師渡伊雒、軍其

東南、王師軍于京楚、辛丑、伐京、毀其西南、京楚子

朝所在、顧炎武云、唐石經、此下有子朝奔郊四字、

石經增入、非杜本也、案下傳云、二師圍郊、郊鄩潰、

杜氏云、二邑皆子朝所得、是杜本無奔郊之文、陳

樹華云、四字書法與宣公卷相似、疑朱梁時人所

為、顧炎武說欠詳審、惠棟指為晁氏據蜀石經增

入、亦非、子朝如果在郊、則二師圍郊、郊鄩潰、子朝

當奔別邑、經傳何以無明文邪、且二十三年、王子

朝入于尹、杜氏云、自京入尹、尹氏之邑、正義曰、知自

京入尹者、以前年子朝在京、王師雖毀其西南、不

言克京、又今年二師圍郊、不言子朝在郊、故云自

經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婁如晉謝取邾師癸

左傳集解 卷二十一 二十一

丑叔鞅卒、無傳、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稱行人、譏晉

執使人、晉人圍郊、討子朝也、郊周邑、圍郊在叔鞅卒

前、經書後從赴、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無傳、未同

盟、而赴以名、秋七月、昔子庚輿來奔、戊辰、吳敗頓胡

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不書楚、楚不戰也、雞父楚地、

安豐縣南有雞備亭、胡子髡、沈子逞滅、國雖存、君死

曰滅、獲陳夏齧、大夫死生通曰獲、夏齧微舒玄孫、天

王居于狄泉、敬王辟子朝也、狄泉今雒陽城內大倉

西南池水也、時在城外、尹氏立王子朝、尹氏周世卿

也、書尹氏立子朝、明非周人所欲立、衡案、上經云、天

王居于狄泉、而

此書尹氏立王子朝、屬辭比、八月、乙未、地震、冬、公如

事、其意自明、故傳不復釋之、

晉至河有疾乃復、

傳二十三年、春、王正月、壬寅朔、二師圍郊、二師王

師晉師也、王師不書、不以告、癸卯、郊鄩潰、河南鞏

縣西南有地名鄩中、郊鄩二邑、皆子朝所得、丁未、

晉師在平陰、王師在澤邑、平陰今河陰縣、王使告

間、子朝敗、故庚戌還、晉師還、邾人城翼、翼邾邑、還

將自離姑、離姑邾邑、從離姑、則道徑魯之武城、公

孫鉏曰、魯將御我、鉏邾大夫、欲自武城還、循山而

南、至武城而還、依山南行、不欲過武城、徐鉏丘弱

茅地三子邾大夫曰道下遇雨將不出是不歸也
謂此山道下濕遂自離姑遂過武城武城人塞其
前以兵塞其前道斷其後之木而弗殊邾師適之
乃推而蹙之遂取邾師獲鉏弱地取邾師不書非
公命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叔孫婼如晉晉人執
之書曰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言使人也嫌外內
異故重發傳晉人使與邾大夫坐坐訟曲直叔孫
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在禮卿得會
伯子男故曰當小國之君邾又夷也邾雜有東夷
之風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子服回魯大夫爲叔

孫之介副請使當之不敢廢周制故也乃不果坐
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與邾使執
之叔孫聞之去衆與兵而朝示欲以身死士彌牟
謂韓宣子彌牟士景伯曰子弗良圖而以叔孫與
其讎叔孫必死之魯亡叔孫必亡邾邾君亡國將
焉歸時邾君在晉若亡國無所歸將益晉憂子雖
悔之何及所謂盟主討違命也若皆相執焉用盟
主聽邾衆取叔孫是爲諸侯皆得輒相執乃弗與
使各居一館分別叔孫子服回士伯聽其辭而愬
諸宣子乃皆執之二子辭不屈故士伯愬而執之

士伯御叔孫從者四人過邾館以如吏欲使邾人

見叔孫之屈辱先歸邾子士伯曰以芻蕘之難從

者之病將館子於都都別都謂箕也叔孫旦而立

期焉立待命也從旦至旦為期阮元云古者年之

皆曰期而日之幣僅見此乃館諸箕舍子服昭伯於他邑別囚

之范獻子求貨於叔孫使請冠焉以求冠為辭取

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既送作冠模法又進

二冠以與之偽若不解其意為叔孫故申豐以貨

如晉欲行貨以免叔孫叔孫曰見我吾告女所行

貨見而不出留申豐不使得出不欲以貨免吏人

之與叔孫居於箕者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

與之食之示不愛叔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牆

屋葺補治也去之如始至不以當去而有所毀壞

夏四月乙酉單子取訾劉子取牆人直人三邑屬

子朝者訾在河南鞏縣西南六月壬午王子朝入

于尹自京入尹氏之邑癸未尹圉誘劉佗殺之尹

圉尹文公也劉佗劉蚩族敬王黨丙戌單子從阪

道劉子從尹道伐尹單子先至而敗劉子還單子

敗故己丑召伯奭南宮極以成周人戌尹二子周

卿士子朝黨與召莊公庚寅單子劉子樊齊以王

如劉辟子朝、出居劉子邑、甲午、王子朝入于王城、次于左巷、近東城、秋七月、戊申、鄆羅納諸莊宮、鄆羅周大夫、鄆肸之子、尹辛敗劉師于唐、尹辛、尹氏族、唐周地、丙辰、又敗諸鄆、甲子、尹辛取西闈、西闈周地、丙寅、攻蒯、蒯潰、河南縣西南蒯鄉是也、於是敬王居狄泉、尹氏立子朝、衡案、事具於經文、而其義既明、故傳不復言之、莒子庚輿虐而好劍、苟鑄劍、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將叛齊、烏存帥國人以逐之、烏存、莒大夫、庚輿將出、聞烏存執父而立於道左、懼、將止死、父長丈二而無刃、苑羊牧之曰、君過之、牧之亦莒大夫、烏

存以力聞可矣、何必以弑君成名、遂來奔、齊人納郊公、郊公、著丘公之子、十四年奔齊、吳人伐州來、楚遠越帥師、令尹以疾從戎、故遠越攝其事、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燿、子瑕即令尹、不起所疾也、吳楚之間、謂火滅為燿、軍之重主喪亡、故其軍人無復氣勢、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眾、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克勝

也、軍事尚威、胡沈之君幼而在、性無常、衡案、諸本性作狂、今

從宋本、淳熙本、小字宋本、陳大夫鬻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

楚令尹死其師燿帥賤多寵政令不壹帥賤遠越

非正卿也軍多寵人政令不壹於越衡案多寵七

國同役而不同心七國楚頓胡沈蔡陳許帥賤而

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

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

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示之以不整以誘

之後者敦陳整旅敦厚也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

雞父七月二十九日違兵忌晦戰擊楚所不意吳

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囚徒不習戰以示

不整衡案聚囚徒為一隊使以三國爭之吳為三

戰償罪故多至三千也

軍以繫於後中軍從王從吳王光帥右掩餘帥左

掩餘吳王壽夢子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

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

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噪而從之三國

奔三國許蔡頓楚師大奔書曰胡子髡沈子逞滅

獲陳夏齧君臣之辭也國君社稷之主與宗廟共

其存亡者故稱滅大夫輕故曰獲獲得也不言戰

楚未陳也嫌與陳例相涉故重發之八月丁酉南

宮極震經書乙未地動魯地也丁酉南宮極震周

地亦震也為屋所壓而死衡案襄弘云周之亡也

其三川震今西王之太

臣亦震則此震謂地震杜注是也陸祭以為雷震失之 其勉之先君之力可濟也文公劉蚩也先君謂蚩

之父獻公也獻公亦欲立子猛未及而卒周之亡

也其三川震謂幽王時也三川涇渭雒水也地動

川岸崩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棄之矣子朝在王

城故謂西王東王必大克敬王居狄泉在王城之

東故曰東王楚太子建之母在鄭鄭陽也平王

娶秦女廢太子建故母歸其家召吳人而啓之冬

十月甲申吳太子諸樊入鄭諸樊吳王僚之太子

釋文案吳子過號諸樊王僚是過之弟子先儒又以為過弟何容僚子乃取過號為名恐傳寫誤耳

正義吳子諸樊乃吳王僚之伯父也僚子又名諸樊乃與伯祖同名吳人雖是東夷理亦不應然也此久遠之書字又經篆隸或誤耳陸祭云史記吳世家書此事以為公子光是也衡案諸樊是號非名吳又夷也未能同諸夏之禮且晉趙氏稱孟者數人未聞有非之者何獨疑諸樊哉傳云太子史云公子傳云諸樊史云光雖字經篆隸不當謬誤至此史記所載別是一說凡史與傳異者皆傳是而史非陸反據

取楚夫人與其寶器以歸楚司馬

遠越追之不及將死衆曰請遂伐吳以徼之徼要

其勝負遠越曰再敗君師死且有罪此年秋敗於

雞父設往復敗為再敗亡君夫人不可以莫之死

也乃縊於遠滋遠滋楚地公為叔孫故如晉及河

有疾而復此年春晉為邾人執叔孫故公如晉謝

左傳輯釋 卷二十一
之楚囊瓦為令尹、囊瓦子囊之孫子常也、代陽句、城郢、楚用子囊遺言、已築郢城矣、今畏吳、復增脩以自固、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德及遠、天子卑、守在諸侯、政卑損、諸侯守在四隣、隣國為之守、諸侯卑、守在四竟、裁自完、慎其四竟、結其四援、結四隣之國、為援助、民狎其野、狎安習也、三務成功、春夏秋三時之務、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不獲守四竟、昔梁伯溝其公官、而民潰、在僖十八年、民棄

其上、不亡何待、夫正其疆場、脩其土田、險其走集、走集邊竟之壘壁、親其民人、明其伍候、使民有部伍、相為候望、信其隣國、慎其官守、守其交禮、交接之禮、不僭不貪、不懦不耆、懦弱也、耆強也、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詩大雅、無念念也、聿述也、義取念祖考、則述治其德、以顯之、無亦監乎、若教蚡冒、至于武文、四君皆楚先君之賢者、土不過同、方百里為一同、言未滿一圻、慎其四竟、猶不城郢、今土數圻、方千里為圻、而郢是城、不亦難乎、言守若是、難以為安也、為定

四年吳入楚傳

經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矍卒無傳孟僖

子也媯至自晉喜得赦歸故書至衡案書至亦告廟也十四年經意如

至自晉書法全與此同彼傳云尊晉罪己也尊晉謂去族罪己謂書至此經書至亦是罪己而傳獨言尊

晉者蒙彼傳省文餘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秋八

月大雩丁酉杞伯郁釐卒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丁

酉九月五日有日無月冬吳滅巢楚邑也書滅用大

師葬杞平公無傳

傳二十四年春王正月辛丑召簡公南宮嚚以甘

桓公見王子朝簡公召莊公之子召伯盈也嚚南

宮極之子桓公甘平公之子劉子謂萇弘曰甘氏

又往矣對曰何害同德度義度謀也言唯同心同

德則能謀義子朝不能於我無害正義劉炫云案

則秉義者強衡案劉說是也而未盡焉言德同則當揆度義優劣以知勝敗今度之義東王先王母

弟而子朝庶子是於義既優矣若又務德必能勝之無入不足患也故下引大誓以證之大誓

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言紂眾億兆兼有四

夷不能同德終敗亡余有亂十人同心同德武王

言我有治臣十人雖少同心也今大誓無此語衡案

諸本亂下有臣字今從石此周所以興也君其務

德無患無人戊午王子朝入于鄔緱氏西南有鄔

聚言子朝稍強、晉士彌牟送叔孫于箕、將禮而歸之、叔孫使梁其蹻待于門內、蹻叔孫家臣、曰、余左顧而歎、乃殺之、疑士伯來殺己、故謀殺之、右顧而笑、乃止、叔孫見士伯、士伯曰、寡君以為盟主之故、是以久子、久執子以謝邾、不腆敝邑之禮、將致諸從者、使彌牟逆吾子、叔孫受禮而歸、二月、媼至自晉、尊晉也、貶媼族、所以尊晉、媼行人、故不言罪己、衡案、晉執行人、非禮也、然其所以致執、則在取昔師、故告廟以己罪、經所以書至也、傳不言罪己者、蒙十四年、三月、庚戌、晉侯使士景伯涖問周故、涖臨也、就問子朝、敬王知誰曲直、士伯立于乾祭而

問於介衆、乾祭、王城北門、介大也、釋文、乾音干、晉人乃辭、王子朝不納其使、衆言子朝曲、故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陰勝陽、故曰將水、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過春分、陽氣盛時、而不勝陰、陽將猥出、故為旱、衡案、猥盛也、陽不克、莫將積聚也、陽氣莫然不動、乃將積聚也、六月壬申、王子朝之師攻瑕及杏、皆潰、瑕、杏、敬王邑、鄭伯如晉、子大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嫠不恤其緯、嫠寡婦也、織者常苦緯少、寡婦

所宜憂、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焉、恐禍及己、今王
 室實蠢蠢焉、蠢蠢動擾貌、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
 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鉶之磬矣、
 惟壘之恥、詩小雅、壘大器、鉶小器、常稟於壘者、而
 所受磬盡、則壘為無餘、故恥之、王室之不寧、晉之
 恥也、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宣子韓起、乃徵會於
 諸侯、期以明年、為明年會黃父、傳、秋八月、大雩、旱
 也、終如叔孫之言、冬十月癸酉、王子朝用成周之
 寶珪于河、禱河求福、釋文于河本或作沈于河、王
 念孫云、有沈字者是也、用寶
 珪沈于河、與用兩圭質于河文同一例、用猶以也、
 故漢志作以成周之寶圭湛于河、若無沈字、則文

不成義 甲戌、津人得諸河上、珪自出水、陰不佞以温
 人南侵、不佞敬王大夫、晉以温兵助敬王、南侵子
 朝、拘得玉者、取其玉、將賣之、則為石、王定而獻之、
 不佞獻王、與之東訾、喜得玉、故與之邑、鞏縣西南
 訾城是也、楚子為舟師、以略吳疆、略行也、行吳界、
 將侵之、衡案、略猶徇也、不專戰伐、徇
 而下之、其功略、故謂之略 沈尹戌曰、此
 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速
 召也、吳踵楚、躡楚踵跡、而疆場無備、邑能無亡乎、
 越大夫胥犴勞王於豫章之泖、泖水曲、越公子倉
 歸王乘舟、歸遺也、倉及壽夢帥師從王、壽夢越大

夫王及圍陽而還，圍陽楚地。正義王歸行及圍陽，倉與壽夢而還歸於

也。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鍾

離不書，告敗略。沈尹戌曰：亡郢之始於此在矣。王

壹動而亡二姓之帥，二姓之帥守巢，鍾離大夫幾

如是而不及郢。衡案此亦倒裝，言如是而不詩曰：

誰生厲階，至今為梗。詩大雅厲惡階道梗病也。衡

厲危也，猶言禍階所由而升堂。以喻禍亂所由而進，故曰厲階。其王之謂乎，為定

四年吳入郢傳。

經二十有五年，春，叔孫婍如宋，夏，叔詣會晉趙鞅，宋

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澣、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

人于黃父，有鸛鵒來巢。此鳥穴居，不在魯界，故曰來

巢，非常，故書。正義此鳥穴居，今驗猶然，考工記云：鸛

不在魯界，今來魯而不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季辛，下旬之辛也，言又重上事。九月，己亥，公孫于齊。

次于陽州，諱奔，故曰孫。若自孫讓而去位者，陽州齊

魯竟上邑，未敢直前，故次于竟。齊侯唁公于野井，濟

南，祝阿縣東有野井亭。齊侯來唁公，公不敢遠勞，故

逆之，往至野井。冬，十月，戊辰，叔孫婍卒。公不與小斂，

而書日者，公在外，非無恩。衡案叔孫與季氏謀逆，公

臨小斂，故書日以獎之。獎，叔孫所以深罪季氏也。詳味傳文，其意自明。十有一月，己亥，

宋公佐卒于曲棘陳留外黃縣城中有曲棘里宋地

未同盟而赴以名惠棟云、國稱陳留志曰、外黃於春秋為宋之曲棘里故宋之別都矣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取鄆以居公也

傳二十五年春叔孫婁聘于宋桐門右師見之右

師樂大心居桐門語卑宋大夫而賤司城氏司城

樂氏之大宗也卑賤謂其才德薄昭子告其人曰

右師其亡乎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是以有禮

唯禮可以貴身貴身故尚禮今夫子卑其大夫而

賤其宗是賤其身也賤人人亦賤己衡案大夫身

之宗身之本也而賤之是自賤其身也能有禮乎無

禮必亡為定十年樂大心出奔傳宋公享昭子賦

新宮逸詩正義燕禮記云升歌鹿鳴下管新宮鄭

小雅篇者管即笙也以燕禮及鄉飲酒昭子賦車

轄詩小雅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昭子將為季

孫迎宋公女故賦之明日宴飲酒樂宋公使昭子

右坐坐宋公右以相近言改禮坐正義燕禮云司

東上小臣設公席於俎階上西語相泣也樂祁佐

鄉是禮坐公西鄉賓南鄉也助宴禮退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

聞之哀樂可樂而哀而樂哀可哀而樂皆喪心也

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為此冬

叔孫宋公卒傳季公若之姊為小邾夫人平子庶
 姑與公若同母故曰公若姊生宋元夫人宋元夫
 人平子之外姊生子以妻季平子昭子如宋聘且
 逆之平子人臣而因卿逆季氏強橫公若從從昭
 子謂曹氏勿與魯將逐之曹氏宋元夫人曹氏告
 公公告樂祁樂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政在季
 氏三世矣文子武子平子魯君喪政四公矣宣成
 襄昭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國君是以鎮
 撫其民詩曰人之云亡心之憂矣詩大雅言無人
 則憂患至衡案得其所欲曰逞詩人謂魯君失民
賢者此則謂民亦斷章取義

矣焉得逞其志靖以待命猶可動必憂為下公孫
 傳夏會于黃父謀王室也王室有子朝亂謀定之
 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簡子趙鞅輸王粟具戍人
 曰明年將納王納王於王城子大叔見趙簡子簡
 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
 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
 禮天之經也經者道之常地之義也義者利之宜
衡案言禮者所以經緯天地而制其宜也即所謂裁成輔相是也此提其綱六氣以下分釋之民
 之行也行者人所履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
 之明日月星辰天之明也因地之性高下剛柔地

之性也

衡案此二句言所以裁成輔相之道天至四時震曜皆是也地之性五味六采高下剛柔之屬皆是也曰則曰因者象以制道也

生其

六氣謂陰陽風雨晦明用其五行金木水火土氣

為五味酸鹹辛苦甘發為五色青黃赤白黑發見

也章為五聲官商角徵羽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滋

味聲色過則傷性是故為禮以奉之制禮以奉其

性衡案此以下論所以經緯天地而制其宜之實為六畜馬牛羊雞犬豕

五牲麋鹿麀狼兔三犧祭天地宗廟三者謂之犧

陸祭云六畜五牲三犧總是此物隨所用而異其號也王引之云五牲牛羊豕犬雞也三犧牛羊豕

也大戴禮曾子天圓序五牲之先後貴賤諸侯之祭牲牛曰大牢大夫之祭牲羊曰少牢士之祭牲

豕曰饋食宗廟曰芻豢山川曰犧牲割列四瘞是

有五牲盧辨注曰五牲牛羊豕犬雞也誥志篇夫

禮會其四時四孟四季五牲五穀順至必時其節

月令春食麥與羊夏食菽與雞中央土食稷與牛

秋食麻與犬冬食黍與彘所謂五牲五穀也三犧

即三牲牲之為大牢少牢者也養之則曰畜用之

則曰牲色純則曰犧以牢禮言之則有三合雞犬

計之則為五合馬計之則為六其實一也猶下文

之五章五色合玄計之則為六采五聲合變宮變

徵計之為七音耳衡案句首言為者皆謂聖人制

禮以經緯天地之事通此義則六畜五牲三犧之

實同而名異可知矣陸王得之又案大戴禮牲牛

曰大牢牲羊曰少牢皆舉重以包輕故下文云牲

特豕豕言特則牛羊不特可知矣王自注云牛下

脫羊豕二字羊以奉五味為九文謂山龍華蟲藻

火粉米黼黻也華若草華藻水草火畫火粉米若

白米黼若斧黻若兩己相戾傳曰火龍黼黻昭其

文也。正義鄭於周禮司服之注具引尚書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

乃云此古天子冕服十二章王者相變至周而日月星辰畫於旌旗而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其神明也九章初一日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為績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紵以爲繡又云鷩畫以雉謂華蟲也毳畫以虎雉謂宗彝也考工記畫繪之事火以圓鄭衆云爲圓形似火鄭玄云形如半環然考工記云白與黑謂之黼孔安國云黼若斧形謂刃白而身黑故若斧六采也衡案九文鄭以華蟲爲一而加宗彝是也

六采畫繪之事雜用天地四方之色青與白赤與黑玄與黃皆相次謂之六色正義考工記云青與白相次赤與黑相次玄與黃相

次五章以奉五色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謂之繡集

此五章以奉成五色之用正義謂之曰以上爲九皆考工記文也

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衡案五

五聲皆天地所生聖人裁成輔相成其美以去其害故曰奉

爲君臣上下以則衡案此以下論聖人則倣天明地性

地義君臣有尊卑法地有高下制禮以下爲夫婦外內以經二物夫治外婦治內各治天

治其物衡案上云則地義下云象天明則經二物謂治陰陽言夫治陽事婦治陰事

爲

父子兄弟姊妹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六親和

睦以事嚴父若衆星之共辰極也妻父曰昏重昏

曰媾塔父曰姻兩塔相謂曰亞陸粲云上注以天

此亦言其親疎倫序比象於天文之行列爾何乃

頓異其說乎衡案上文天之明與地之性對凡指

左傳釋義

卷二十一

五十二

天之所以明示於人者言之故兼四時震曜之屬
在中此天明與地義二物並言乃天之明中其最
昭明者杜以為眾星是也但此兼外親言之為政
謂廣制親姻之禮耳杜以為一家之事失之

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在君為政在臣為事民功

曰庸治功曰力行其德教務其時要禮之本也衡案

行務者四時各有為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

震曜殺戮雷震電曜天之威也聖人作刑戮以象

類之衡案其字指四時殺戮謂霜電之屬雷電霜電從四時而發故曰其為溫慈惠

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

六氣此六者皆稟陰陽風雨晦明之氣是故審則

宜類以制六志為禮以制好惡喜怒哀樂六志使

不過節衡案天理不移易者曰則哀有哭泣樂有

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鬪喜生于好怒生于惡是

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

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

地之性是以長久協和也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

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經緯錯居以相

成者正義言禮之於天地猶織之有經緯得經緯

相錯乃成文如天地得禮始成就衡案言天

地之有待於禮猶布帛之有待於經緯有經緯而

後成其為布帛有禮而後成其為天地謂裁成輔
相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由
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曲直以弼其

性、衡案、直情徑行、戎狄之道也、故簡子曰、**鞅也、請**

或曲或直、唯禮之從、謂之成人終身守此言也、鞅能守此言、故終免於晉陽之難、

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於周為客、**二王後為賓

客、若之何使客、晉士伯曰、**自踐土以來、**踐土在僖

二十八年、宋何役之、**不會而何盟之不同、**曰同恤

王室、子焉得辟之、**子奉君命以會大事、**而宋背盟、

無乃不可乎、右師不敢對、受牒而退、右師樂大心、

士伯告簡子、曰、**宋右師必亡、**奉君命以使之、而欲背

盟、以干盟主、**無不祥大焉、**言不善無大此者、為定

十年、宋樂大心出奔、**傳有鸛鵒來巢、**書所無也、師

己曰、異哉、吾聞文成之世、童謠有之、師己魯大夫、

釋文、己音紀、衡案、己諸本作已、石經此處殘闕、釋

文音紀、則當作己、今據以訂正、師己蓋樂師、文成

謂魯文公成、公、曰、**鸛之鵒之、**公出辱之、言鸛鵒來

則公出辱也、**鸛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饋遺

也、**鸛鵒跕跕、**公在乾侯、跕跕、跳行貌、衡案、羽謂伏

能跳行、徵褰與褊、**褰袴、**鸛鵒之巢、遠哉、遙遙、**裋父**

喪勞、宋父以驕、裋父、昭公死外、故喪勞、宋父定公、

代立、故以驕、衡案、裋本或作裋、今從鸛鵒、**鸛鵒往**

足利本、石經、宋本、岳本歌來哭、昭公生出、**歌死還、**哭、童謠有是、**今鸛鵒來**

巢、其將及乎、將及禍也、**秋書再雩、**旱甚也、**初季公**

鳥娶妻於齊鮑文子生甲公鳥季公亥之兄平子

庶叔父公鳥死季公亥與公思展與公鳥之臣申

夜姑相其室公亥即公若也展季氏族相治也釋文

夜本或作射音夜又音亦衡案相助也及季妣與

室謂貨財相室助其子以經紀家道也

養人檀通季妣公鳥妻鮑文子女養人食官而懼

乃使其妾扶己以示秦遄之妻秦遄魯大夫妻公

鳥妹秦姬也曰公若欲使余余不可而扶余又訴

於公甫公甫平子弟曰展與夜姑將要余要劫我

以非禮秦姬以告公之公之亦平子弟公之與公

甫告平子平子拘展於卞而執夜姑將殺之公若

泣而哀之曰殺是是殺余也將為之請平子使豎

勿內日中不得請有司逆命執夜姑之有司欲迎

受殺生之命公之使速殺之故公若怨平子季邱

之雞鬪季平子邱昭伯二家相近故雞鬪釋文音后

季氏介其雞擣芥子播其羽也或曰以膠沙播之

為介雞正義鄭眾云介甲也為雞著甲以邱氏為

披甲故讀介為芥既而覺與金距不相應故又出

或說膠沙者蓋和沙於膠播之雞鬪使羽毛凝結

難傷也然亦甚費解不若訓甲之直捷也雞之相

鬪專距敵鬪蓋裁薄銅披之雞鬪謂之介雞耳

邱氏為之金距王引之云前後邱字皆當為后后

曰魯之公族有后氏檀弓后木鄭注曰后木魯孝

後為厚氏世本云革此云鞏世本云厚此云后其
 字異耳呂氏春秋察微篇魯季氏與郈氏鬪雞高
 注曰后氏蓋惠伯革字厚厚與后通惠伯革之孫以
 曰后氏蓋惠伯革字厚厚與后通惠伯革之孫以
 王父字為氏故其後為后氏或書其本字或書其
 借字皆是也若郈則叔孫氏之邑而非惠伯革之
 字不得為昭伯所受之氏惠棟云服虔曰金距以
 金銙距呂覽注云以利鐵為假距沓其距上沓即
 銙也又淮南子注云金距施芒于距平子怒怒其不下己益官於郈
 氏侵郈氏室以自益且讓之讓責也故郈昭伯亦
 怨平子臧昭伯之從弟會昭伯臧為子為讒於臧
 氏而逃於季氏臧氏執旃平子怒拘臧氏老將禘
 於襄公萬者二人其眾萬於季氏禘祭也萬舞也
 於禮公當三十六人傳遜云四人為列尚不成樂
 況二人乎人當作八傳文誤

也惠棟云吳仁傑曰淮南書禱於襄廟舞者二人
 衡案此為大夫遂怨平子之起所主在不成樂况
 有淮南子可證作二人是也傳云將臧孫曰此之
 謂不能庸先君之廟不能用禮也蓋襄公別立廟

陸粲云周衰禮廢諸侯典祀蓋有獨豐于昵者如
 閔二年禘于莊公趙匡曰不及于祖也今此禘于
 襄公亦然杜皆云別立廟誤矣衡案不能庸猶言
 廢之眾工萬於季氏而公廟萬者只二人是與廢
 其廟同故云不能庸也上句云其眾萬於季氏下
 句云大夫遂怨季氏皆譏季氏則臧孫之意亦譏
 季氏蔑先君矣杜陸以為為謗昭公是傳持此句以
 隔闕上下為不詞甚必不然矣祭不及于祖以上
 者淮南子以為為祈是也若是恒祭而萬者二人經亦
 必助之不得獨萬於家且恒祭而萬者二人經亦
 當書以貶季氏而今皆不然故知其為私祈也傳
 言禘者以籩豆鼎俎之屬用禘法耳禘于莊公者
 因禘祭始合祭莊公於廟也故經云吉禘于莊公
 吉云者言未宜禘也與此自別說詳于閔二年

大夫遂怨平子，公若獻弓於公為，公為昭公子務人，且與之出射於外，而謀去季氏。公為告公果，公賁果賁皆公為弟，公果公賁使侍人僚祖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獨言執之，無救命，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言，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
謂僚祖為小人，衡案：小人以位言，僚祖侍人，故謂之小人。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言難逐，告邠孫，邠孫以可勸告子家懿伯。子家羈，莊公之玄孫，懿伯曰：「讒人以君徼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受惡名，不可為也。」
正義：正

不勝則推君為惡，不可從也。衡案：克成也，言事若不成，君獨受討季氏之名，國家之事，不復可為也。
 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
正義：今以求勝，此事字句，言舍民數世，以求成事，其事之成，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退使去，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於公，恐受洩命之罪，故留公宮以自明。」叔孫昭子如闕，闕魯邑，公居於長府。官府名，衡案：鄭玄府藏名，藏財貨曰府，蓋公室貧，昭公欲據其財，而其地又嶮，可以守禦，故移居之，其後季氏懲昭公據之，改造長府，蓋夷其嶮也，故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也。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于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

察罪弗許魯城南自有沂水平子欲出城待罪也

大沂水出益縣南至下邳入泗請囚于費弗許請

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

矣隱民多取食焉隱約窮困為之徒者眾矣日入

慝作弗可知也慝姦惡也日冥姦人將起叛君助

季氏不可知眾怒不可蓄也季氏眾釋文蓄救六反本亦作畜

衡案眾謂將助蓄而弗治將蕙蕙積也蕙蓄民將

生心生心同求將合與季氏同求叛君者陸祭云同求所

謂同惡相求衡案同求與季氏同所求者暗指叔孫孟孫三家所求富與權而已求之不已故卒至

季氏非始求叛也合則叛矣君必悔之弗聽邠孫曰必殺

之公使邠孫逆孟懿子懿子仲孫何忌叔孫氏之

司馬馯戾言於其眾曰若之何莫對眾疑所助又

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

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馯戾曰然則救諸帥

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陷公圍也公徒釋甲執冰

而踞言無戰心也冰積丸蓋或云積丸是箭箭其

蓋可以取飲正義方言曰弓藏謂之鞬或謂之積丸如彼文則積丸是盛弓者也此或

說積丸是箭箭其蓋可以取飲詩云抑釋抑忌抑

也弓忌也藏弓則抑藏矢也毛傳云抑所以覆矢

抑與冰字雖異音遂逐之逐公徒孟氏使登西北

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執邠昭伯

殺之于南門之西，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僞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使若非君，本意者，君自可止，不出，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意如，季平子名。公曰：「余不忍也。」與臧孫如墓謀，辭先君，且謀所奔。遂行。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曰：「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于平陰，為近故也。」齊侯自咎，本不敕有司，遠詣陽州，而欲近會于平陰，故令魯侯過共，先至野井，遠見迎逆，自咎以謝公。書曰：「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禮也。」將求於人，則先下之禮之善。

物也，物事也，謂先往至野井。齊侯曰：「自昔疆以西，請致千社。」二十五家為社，千社二萬五千家，欲以給公。正義：禮有里社，故郊特牲稱唯為社事，單出里，以二十五家為里，故知二十五家為社也。以待君命，待君伐季氏之命，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曰：「天祿不再，天若胙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為臣，誰與之立？」正義：言從君之人，將棄君去矣。衡案：立，立朝也。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臧昭伯率從者，將盟，載書曰：「勗力壹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信明也。處者有罪，從者無罪。」衡案：勗，本或作戮，非也。今從足利本。

石經宋本、繾繾從公、無通外內、繾繾不離散、以公命

示子家子、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盟、羈也不佞

不能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為皆有罪、從者陷君、留

者逐君、皆有罪也、或欲通外內、且欲去君、去君偽

負罪出奔、不必繾繾從公、二三子好亡而惡定、焉

可同也、陷君於難、罪孰大焉、通外內而去君、君將

速入、弗通何為、而何守焉、乃不與盟、何必守公、陸

云、謂何必守盟誓之言也、衡案、何守焉、覆去君、昭

子自闕歸、見平子、平子稽顙、衡案、稽顙、喪拜也、季

拜、以請、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

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衡案、至子

其為逐君之曹、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

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子家子命、適公館

者、執之、恐從者知、叔孫謀、公與昭子言於幄內、曰

將安眾而納公、昭子請歸安眾、公徒將殺昭子、伏

諸道、伏兵、左師展告公、公使昭子自鑄歸、辟伏兵

平子有異志、不欲復納公、冬十月、辛酉、昭子齊於

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恥為平子所欺、因祈而

自殺、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公徒執之、展魯大

夫、欲與公俱輕歸、正義、炫謂此左師展將以公乘

馬之漸也壬申尹文公涉于鞏焚東訾弗克文公子朝

黨於鞏縣涉雒水也東訾敬王邑十一月宋元公

將為公故如晉請納公夢大子欒即位於廟己與

平公服而相之平公元公父旦召六卿衡案旦本

從足利本公曰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父兄謂華

向以為二三子篡寡人之罪也若以羣子之靈獲

保首領以沒唯是楸柎所以藉幹者楸柎棺中苓

牀也幹骸骨也惠棟云說文引云楸柎部薦幹云楸

方木如筏與窓櫺相類以置棺底所以泄汗汁也

故杜云棺中苓牀苓與櫺通或從艸作苓非也說

禮注杜訓骸骨未知所據當以說文為正請無

及先君欲自貶損仲幾對曰君若以社稷之故私

降昵宴羣臣弗敢知昵近也降昵宴謂損親近聲

樂飲食之事若夫宋國之法死生之度先君有命

矣羣臣以死守之弗敢失隊臣之失職常刑不赦

臣不忍其死君命祇辱言君命必不行祇適也

祇本或作祇或作宋公遂行己亥卒于曲棘為明

羊梁丘據語起本十二月庚辰齊侯圍鄆欲取以

居公不書圍鄆人自服不成圍初臧昭伯如晉臧

會竊其寶龜偃句偃句龜所出地名以下為信與

僭僭吉僭不信也臧氏老將如晉問問昭伯起居

會請往、代家老行、昭伯問家故、盡對、故事也、及內

子與母弟叔孫、則不對、內子昭伯妻、不對、若有他

故再三問、不對、歸及郊、會逆問、又如初、又不對、案、衡

他事盡對、唯內子與母弟則不對、至、次於外、而察之、皆無之、執而

戮之、逸奔郈、郈魴假使為賈正焉、郈在東平無鹽

縣東南、魴假郈邑大夫、賈正掌貨物、使有常賈、若

市吏、計於季氏、送計簿於季氏、臧氏使五人、以戈

楯、伏諸桐汝之間、桐汝里名、會出、逐之、反奔、執諸

季氏中門之外、平子怒、曰、何故以兵入吾門、拘臧

氏老、季臧有惡、相怨惡、及昭伯從公、平子立臧會、

立以為臧氏後、會曰、僕句不余欺也、傳言卜筮之

驗、善惡、由人、楚子使遠射城州、屈復、茄人焉、還復

茄人於州、屈城丘皇、遷訾人焉、移訾人於丘皇、使

熊相謀、郭巢、季然、郭卷、使二大夫為巢、卷、繁、郭也、

卷城在南陽葉縣南、子大叔聞之、曰、楚王將死矣、

使民不安其土、民必憂、憂將及王、弗能久矣、為明

年楚子居卒傳、

